

往事钩沉

父亲的往事

吴洪生

每逢七一,我就想起敬爱的父亲。1938年,父亲年仅15岁时,就参加了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。1940年,六大队并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。1941年,挺进纵队编为第四军第五师。父亲先后担任旅部译电员、机要组长、师部机要科战报组长。译电员虽然不参加战斗,但首长运筹帷幄,指挥全局,译电员的工作不仅技术要求高,工作量大,而且常常吃不好饭,睡不好觉。战斗紧张时,特别是部队转移和战争空隙时,正是译电员最忙的时候。他们是首长的眼睛和耳朵,也是战争机器的神经。解放战争中,父亲跟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,挺进中原,多次立功受奖。1958年,父亲转入冶金建设战线,转战南北,参加武钢、攀钢、宝钢建设,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,离休后还被原单位全体党员投票选举为“十佳党员”。父亲一生清正廉洁,严格要求自己,从不搞特殊化。1958年,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,因父亲军龄长,工资高于同级干部。三年困难时期,父亲一再要求降低工资,父亲在申请中写道:“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,我恳切要求组

织把我的工资减少1/5。请组织马上通知财务部门吧,从这个月开始减。将来如果有必要,我还准备再减。我要求组织千万给我解决这个问题,这是我当前的一大愿望。”组织上满足了父亲的心愿。父亲一直到1984年离休前只长过一次工资,增加的工资还没有那次申请降低的工资多。父亲一生和群众同甘共苦,处处想着群众,事事为了群众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父亲宁可自己饿着肚子,把一个月中的中餐饭票撕下来,悄悄地塞到有家属来探亲的工人师傅的枕头下,而自己却在街上排队买高价的萝卜汤。由于饥饿和劳累,父亲几度晕倒在他常去的工地现场。文革中,父亲被打倒。文革后期,父亲在四川湾丘负责知青工作。最苦、最累、最脏的活,父亲总是带头干;一旦知青的生命遇到危险,父亲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。有一次两次知青打群架,一名知青被打成重伤,倒在地上流血不止,对方知青的拳头、木棍雨点般地落在他身上。父亲赶到时,从两米高的土坡上跳下去,奋不顾身地扑在这个知青身上,挽救了一条年轻的生命,制止了一场恶性斗殴。

父亲离休后,自费在宝山区月浦公园建了一个报亭,每年自费订了十几种报纸供大家阅读。他还买了两个雨棚,安装在阅报处,使游人读报时有个避雨挡太阳的环境。父亲在患脑溢血病危时,醒过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关照子女不要忘了每天去更换报纸。这些事迹被登上了2001年5月21日《新民晚报》。大别山是父亲战斗过的地方,无论父亲后来走到哪里,无论时间流逝,父亲一刻也没有忘记生育、养育自己的大别山和挽救自己两次生命的大别山人民。父亲逝世后,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,只有一个珍贵的“百宝箱”,箱内装的是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政府的一封封感谢信,一张张捐款收据,以及父亲与被资助的失学儿童来往的信件,还有孩子们的照片和精心制作的贺卡。其实,父亲对群众的关心,对群众的爱,也来自群众对父亲的关心,对父亲的爱。父亲经常回忆说:“我已经死过两回了,是大别山的老百姓两次救了我的命,人民的恩情比天高。”1941年,父亲从通讯员调任旅部报务员。一次,他背着电台随部队急行军,

去执行一次长途奔袭任务,由于体力不支猝然倒地,大口吐血。旅政委见状,令两名战士护送他去一老乡家养病。新四军战士曾带这家老乡伐木修房度过寒冬,他们对新四军满怀感恩之情。父亲住进他们家后,老夫老妻便倾其所有弄好的给他吃;儿子铁锁更是每天钻进深山老林,打来山鸡、獐子、野兔等野味,或烧煮,或炖鸡蛋、大米、红枣、红糖让他滋补身体。一个月后,父亲含泪告别老乡一家归队。第二件事是,有一次奉命去送情报,需过一条沙河。河虽不宽,但正值寒冬腊月,北风凛冽,站在岸上已觉得冷透骨。军情似火,父亲不顾河水刺骨,咬着牙艰难渡水。不料刚上岸,便扑通倒地,全身冰冷僵硬,再也挣扎不起来。幸亏当地民兵连长巡逻至此发现了,立即脱下身上的大衣,裹在他身上把他抱回家,烧姜汤喂他喝下,又生火为他烘干衣服。过了好久,父亲才苏醒。父亲的追悼会上来了很多人,非常隆重。会场上高悬的主题挽联是:“三江浴血,四方征战,胸中从无畏惧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心里只有人民。”父亲的骨灰按照有关规定,安放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。



7月2日上午8点30分,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来到武钢集团长江水务公司综合办公室,一进门就说:“我来晚了,我要缴党费。”工作人员热情地把老者迎进屋来。“您不是缴过党费了,怎么还缴啊?”负责离退休工作的芦工问。老者说:“昨天是党的生日,我今天是来缴特殊党费的。”

前来自缴特殊党费的老者是武钢房产公司离休干部党员肖哲,今年93岁。肖老生于1925年,于1947年参加革命,1950年他写入党申请书,直到离休后的1987年才加入党组织。入党那天,他老泪纵横,夜不能寐,“人到离休志不休,古稀入党要加油。”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乐善好施,捐助助学。据不完全统计,几十年来他捐款捐物逾10万元。肖老连续九年被评为武钢房产公司优秀共产党员,2014年荣获首届“最美武钢人”称号。肖老把1200元特殊党费交给给组织干事后转身就要走,组织干事拉着肖老说:“我要给您写收据。这党费由我代收后会按规定上交武钢集团党工部,并转交中央组织部。”办完手续后,大家想开车送他回家,肖老却说:“不给组织添麻烦,我开的车还在下面等着我呢。”据了解,这已是他第三次缴纳特殊党费。

特殊党费含深情

肖老文 文

柔榆晚景

呼唤“陪医”服务

邓为民

如果你的父母生病,你会陪他们去看病吗?据报载,近日,两万网友参与了支付宝一次名为“空巢父母看病”的网络调研,调研结果显示:父母生病时,有七成是自己去医院;两成不去医院,在家“硬扛”,仅有一成会在子女的陪伴下前去看病。

就像一台运转多年的机器难免会出故障,需要修理一样,相对于年轻人,老年人的身体也会多多少少存在着一定的问题,去医院看病也变得越发“勤快”了。一些低龄老人也许还能自己一个人去医院,那些高龄老人,或是患有大病的老人,独自去医院就有点困难了。笔者曾在医院亲眼看到一位老老人挂在号上突然晕倒了,大家急忙叫来了医生护士紧急抢救,老人才转危为安。幸好是在医院晕倒的,如果在其他地方晕倒的话,很可能由于得不到及时抢救而产生生命危险。可见,老人去医院就诊亟需“陪医”者。谁来陪老人就医呢?大多数情况下,他们都是由老伴陪着就医。相伴相扶走过大半人生路,一方生病,另一方肯定也

很着急,陪着一起来,双方可以心安一点。可现实情况是,许多高龄老人的另一半本身年纪也很大了,出行同样不便,能陪伴一起看病的还是以低龄老年夫妇为主。老人子女又大多在上班,或是还有抚育第三代的责任,难以脱身来陪父母。而对于在异地工作的子女来说,更是难以亲自陪父母去就医。即使能远程帮父母挂号,但看病过程中的缴费、检查、排队、取药等,不少子女还是鞭长莫及。当亲情在“陪医”中缺失时,我们只能呼唤社会化的“陪医”服务。一方面,社区的为老服务应该关注到老年人的这一刚需服务,组织好社工和为老服务人员,以及社区低龄老人成立“陪医”志愿者服务队,对有需要服务的老人提供帮助。另一方面,相关服务单位也可以成立专业的“陪医”服务公司,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,开车接送老人就医,并全程陪老人看病。调查显示,只有一成的子女会陪伴父母去看病,可见“陪医”服务的市场还是很大的。关键是,既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敢闯敢试,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。

老有所乐

神奇的昆虫世界

黄发明

前不久,我怀着浓厚兴趣参观了位于枫林路上的上海昆虫博物馆。真是不看不知道,看了忘不了,琳琅满目的展品,呈现了昆虫世界的“前世今生”,使我了解了昆虫与人类、昆虫和文化的相关知识。我不仅度过了一次难忘的科普休闲之旅,更品尝了精彩有趣的昆虫知识大餐。

除此之外,还知道了世界最名贵的昆虫,如:金斑王蝶凤蝶,能发出诱人的美丽绿光;“昆虫皇后”女神蝶,全身发光,绚丽多彩;“武士之王”独角仙,头上长有独角,是武斗时的“常胜将军”;“大刀杀手”螳螂,多刺的长臂尖锐似大刀;能“上天入地”的龙虱,能飞、能游、能爬,是个“全能选手”;“足球冠军”屎壳郎,能将粪便滚成球状,推入洞穴食用;“飞舞光神”萤火虫,在夜间飞舞时发出灯光,照亮夜空。通过参观,我还弄明白了不少昆虫为主题的成语,如:金蝉脱壳、飞蛾扑火、青蝇吊客、噤若寒蝉、聚蚁成雷、囊萤夜读、作茧自缚、螳臂当车、蜻蜓点水、螳螂捕蝉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、蚂蚁撼树……这些成语不仅体现了昆虫的生态特点,更可贵的是通过比喻、警示、箴言,揭示深刻的哲理,给人以启迪。



刘焕采

乔宪玲

诗词咏怀

贺宝钢建设四十周年

施春晨

沪郊之北,正铁水奔腾,钢锭飞速。万里矿砂船入,码头峰簇。管环线板皆精品,响神州,全球瞩目。北国南海,艰辛情切,鳌头不息。忆往昔,峥嵘岁月。喜邓公举锤,纷争遂息。乐看今朝,宝武再翻新页。英雄莫赞当年绩,新征程,跃马飞越。至今钢城,时时高唱筑梦新曲。

埃及行四首

范立峰

金字塔 胡夫尖塔插苍穹,众目仰望神鬼崇。巨石累累粘碧血,沙丘漠漠起陵宫。卅年汗水尼罗恨,十万工催法老终。帝子总忧身后事,怎知墓寝室俱空。

帝王谷

峡谷荒城处处坟,残廊废柱伴沙尘。半山笛穴陵园造,夹道浮图客品珍。盗贼千年终不绝,陪随万件岂能理。君王昔日权天下,今看熙熙踏墓人。

卢克索神庙

斜晖一抹照幽宫,断石残垣势自雄。立柱冲霄呈鬼斧,浮雕满壁夺天工。方尖碑显君王霸,帝谷陵存法老功。神庙无言青史载,人文胜迹总相通。

尼罗河即景

无垠大漠起沙山,绿浪冲开九道湾。桐树千从连岸接,风帆一叶客舟还。艄公呵喝船头立,苍鹭嗷嗷纸草圆。最是黄昏迷我处,江河落日几多闲。

改革 气正 国放 日月新 招展 明方 向繁荣 复兴 戊戌年仲夏 姜永明

魔都摄影

冯甲虎



灯下漫笔

一条百褶裙

于淑媛

这天风和日丽,久违的好天气,也是晾晒的最佳时机。老伴儿很快将竹竿支了出去。正当我翻箱倒柜地将衣物取出时,猛然间发现了这条让我魂牵梦绕往日重现的花裙子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尤其是女人,从未因时代的更迭而停止对美的追求,而上海又是时尚之都,上海女人的穿着打扮也就成了大家效仿的对象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每年从外地回上海探亲时,我们总要怀揣一份清单,上面记录了不少衣服的尺寸和式样。别看那小小的清单,寄托了朋友对你的期待,要知道当时一切都凭票证,还要在有限的假期里完成购物,这的确有些难。不过这份情感让我们感到沉甸甸的。当时我们在外地,回上海与家人团聚非常高兴,这可忙坏了妈妈,她拿着攒下来的票证买了肉和蛋,还有其他不少好东西,我们吃着妈妈做的饭菜感到无比幸福。本应在家多陪陪父母,可是很难,因为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不仅要为朋友也要为自己采购一些日常用品。

于是,我们不顾旅途疲劳来到商场,我看着琳琅满目的服装,虽感款式与色彩比较单一,但在当时以素色为主旋律的年代还是感到无比新鲜。我们认真地挑选每一件衣裳。因为全棉的都要凭布票,我们只能视线转移,为朋友买下了一件漂亮的“确良”花衬衫。刚要离开时,猛然间一条艳丽的百褶裙吸引了我,蓝底红花格外好看,我目不转睛地打量着它,它让我浮想联翩,可因囊中羞涩只好作罢。这时,爱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,从他的眼神里我已经感受到了他的爱心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为了不让我那么辛苦,他独自一人像淘宝似地走街串巷,穿梭于大小商店之间。只要买到一件满意的衣服,他就会记在小本上,立刻回家。有一天,路灯都已经亮了,他还没有回来,不由得让我担心。我真想去找他,可是又到哪里去找呢?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这时,外面传来了敲门声,我跑出去一看,他带回一台崭新的缝纫机,一包零料布和一本裁剪书。原来,那台缝纫机是妹妹送给他的。从此,他再也

没有了空闲。只要有一点点时间,他就会拿出那本裁剪书比比划划,先帮我量好腰围,再问我要多长好看,最后在废报纸上剪好样子。最关键的是从零料中选出合适的布料拼接起来,打成“百褶”。不久,一条独特的香樟百褶裙呈现在我的眼前。这让我惊喜万分!我多么盼望夏日赶快到来。不久,荷花开了,蝉儿叫了,夏日到了,我立刻穿着那条花裙子来到了大街小巷,我的心像春水荡漾,仿佛我又变成了一个可爱天真的小姑娘。每当朋友羡慕地问道:“你的裙子在哪买的?”我总是摇摇头,笑着说:“这是唯一的一条!”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人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的女人们穿着款式新颖时尚的花裙子走在大街上,飘逸潇洒,婀娜多姿,宛如无数彩蝶在飞,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在物质极丰富的今天,商品应有尽有,我们尽情享受这美好的生活。虽然那条花裙子早已褪色了,我依然像藏宝贝一样珍藏着。因为它带给我许多甜蜜美好的回忆。